

性、暴力、死亡所交織的神聖情色變奏： 巴代伊的《情色論》

賴守正*



爲何蘋果日報的標誌是顆被咬了一口的蘋果？爲何偷嚐禁果的誘惑如此強烈？爲何因充斥著裸體（性）與屍體（死亡）而爲人詬病的蘋果日報能大行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教授



其道？為何充斥性與暴力的媒體雖招惹批評，卻更能抓住觀眾的目光與荷包？除了 Sex Sells（性有賣點）的不變法則外，是否還有更深層的理由？此外，更令人好奇的是，為何性、暴力、與死亡總是三位一體、形影相隨？

答案在於情色是問題中的問題。在所有問題中，情色最神秘、最普遍、同時也最遙遠。

過往，由於文明禮教的箝制、宗教政權的迫害、社會習俗的避諱、學院機制的干預、再加上學者自身有意無意地自我壓抑，性這檔子事一直被視為見不得人的羞恥事，只能暗中私自偷窺摸索。與性息息相關的情色議題亦不登大雅、少能在學術殿堂上公開討論。《情色論》(*L'Érotisme*) 是第一本踰越禁忌、打破沈默、以嚴謹態度、有系統探討情色的專書。

本書作者喬治·巴代伊 (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 是位法國知識分子，有「過度與踰越哲學家」之謂。其異類思想對傅柯、德希達、巴特、李歐塔、布希亞等理論大師多所啟發，往往被視為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等思潮的先驅而備受矚目。透過這些文化明星的解讀播散，他的思想種子已在哲學、文學、神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經濟學等不同領域中萌芽、茁壯。如今，巴代伊的思想不但已成為另類行動者的靈感來源，而且是將極端脫軌行徑合理化的重要理論根據。其中「踰越」(*la transgression*)、「耗費」(*la dépense*)、「過度」(*l'excès*) 等顛覆性強的觀念，更紛紛被以批判傳統為己志的學者所大力挪用。

《情色論》從人類勞動史與宗教史的角度切入，企圖從禁忌與踰越的辯證中建構出一套情色理論，可算是巴代伊一生思想的縮影。雖然思想博雜，巴代伊一生的終極關懷卻非「情色」莫屬。巴代伊對情色的探討終生持之以恆：從早期中篇小說《眼睛的故事》中描寫青少年對性的叛逆式探索與暴力宣洩，到晚期將情色置於人類進化史中的全盤哲思，情色一直是巴代伊終身關注的母題。對他而言，情色絕非如一般人想像那樣輕浮；相反地，情色所涉及的是生命存在的核心課題，是對存在巔峰的探索。我們如想誠實面對人生在世的根本問題，就必須正視情色的赤裸真相。

情色常被與性相提並論，但情色是否就是性？兩者之間是否能劃上等號？

在巴代伊的思維中，情色以踰越既有禁忌為前提；情色是對禁忌規範的違逆，是人類特有的活動。光是性行為本身尚還不足以構成情色；情色甚至

可以不涉及性行爲。凡是動物皆有性行爲；卻只有人類懂得情色，因爲只有人類有禁忌。此外，傳統以生產、傳宗接代爲目的的性行爲（先前天主教會所唯一認可的性行爲）在他看來也談不上情色。對巴代伊而言，情色是種不事生產、純消費的神聖行爲。

情色是神聖的行爲？這從何說起？

在巴代伊的另類思想體系中，世界被分成「世俗」與「神聖」兩個絕然不同的範疇。世俗世界是以理性、工作爲基礎的日常世界，以財富、知識的累積爲其目的。相對地，神聖的世界指的是不工作，以耗費爲目的的節慶世界。受到默斯（Marcel Mauss, 1872-1950）關於禮物相關觀念的影響，巴代伊主張在分析社會經濟活動時，我們不能只考慮生產，而忽略另一項同樣重要的活動：消費、大量且無用的耗費。不同於一般理性的生產、累積行爲，情色基本上是種逸軌、脫序的耗費：

就如耗費與獲得對立，情色行爲與慣常舉動也截然不同。如果我們根據理性行事，我們會努力獲取各式各樣的財產，我們爲了累積資源——或知識——而努力，我們會盡力使自己致富並獲取更多。原則上，我們在社會上的地位是依此而定。但是性狂熱時，我們的行爲卻完全相反：我們毫無節制地耗費精力；有時在激情暴力中，我們甚至揮霍大量財富而毫無所獲。

巴代伊相當清楚，隨著人類文明的進展，必須透過禁忌所確保的工作、世俗世界是常態，在節慶時期偶而出現的踰越、神聖世界則是此一常態的變奏；兩者互爲因果、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一言以蔽之，在巴代伊的情色思想中，「世俗世界」爲了確保日常生活的順利運作，制訂了各種禁忌以防範各式暴力（其中又以死亡暴力與性暴力最具代表性）對正常工作造成干擾，因此有了普遍的死亡禁忌與性禁忌。情色則意味著透過對此死亡禁忌與性禁忌的踰越，帶領我們超越此一「世俗世界」，進入「神聖世界」、出「生」入「死」、脫「俗」入「聖」的神聖／神秘「內在經驗」。

此一情色的神聖變奏爲何總是令人迷戀、流連忘返，甚至不可自拔？情色的致命吸引力到底源自何方？



對巴代伊而言，人類對情色的迷戀絕不只是單純的賀爾蒙作祟。情色所涉及的是更深沉、人類存在的核心問題。在《情色論》一書〈前言〉中，他即開宗明義指出：「所謂情色，可說是對生命的肯定，至死方休。」狹義而言，情色是人類性禁忌下的產物，是人類面對性禁忌的踰越舉動。廣義而言，情色則代表著人類踰越其先天存在侷限與後天人為禁忌，脫「俗」入「聖」、不斷探索生命各種可能、追求極致經驗的企圖。情色是對生命「至死方休」的探索、肯定。

人生在世，除了必須承受各種社會習俗的禁忌（如死亡、殺人、亂倫禁忌）限制外，更受困於其他先天的侷限。我們每個生命本質上都是孤獨的、與他人切割、且不免一死。巴代伊將此生命特質稱為「不連貫的生命」：

每個生命均與眾不同。他人也許會對某人的出生、死亡與一生事蹟感到興趣，但只有他本人才有切身的利害關係。他單獨來到人世，他孤獨地死去。一個生命與另一個生命之間存在著一道深淵，彼此不連貫。

就因為每個人在世上無可避免地都是個孤獨、不連貫的個體，我們都眷戀、盼望與他人溝通、融合、接續。巴代伊特別指出，面對存在的孤獨困境，死亡和性就具有超越人與人之間的隔閡鴻溝，和他者融和成一體的交流、「溝通」能力。弔詭而有趣的是，具有此溝通能力的死亡與性卻成了人類長久以來的兩大禁忌。人們因而對兩者也就存著既懼又愛、又怕又迷的矛盾態度。

對積極追求各種可能經驗的人生過客而言，最大的威脅與限制來自死亡。死亡是人生的大限、經驗旅程的終點：死亡使人類經驗侷限在此生；人們無法體驗今世之外，異於此生的經驗。不過，任何禁忌出現的同時，也必然播下突破此禁忌的種子。受制於生命所需面對的主、客觀侷限，人類亦被賦予一股踰越侷限的本能；而種種踰越行為也的確為有限人生創造出多彩繽紛的可能性。弔詭的是，限制存在的是死亡，而對存在侷限的真正超越亦唯有死亡一途。死亡消除極毀滅生命外，也襯托、激發出生命的意義，且進一步提供超越有限生命的另一可能性。不同宗教也有類似的看法。佛教就視死亡為一種肉體解脫，是脫離塵世、榮登彼岸的不二法門。而天主教也有「人

必須透過死亡獲得永生」的說法。法國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67）在《惡之華》（*Les Fleurs du Mal*）中總結人生旅程時，也給了這樣的結論：死亡為人生開啓未知的嶄新世界、是通往無限可能之門。當大多數人忌諱、畏懼死亡，千方百計試圖逃避死神的糾纏時；的確也有少數人跟波特萊爾和巴代伊一樣，對死亡有所幻想期待，視死亡為某種解脫，並嚮往死亡背後所蘊含的無限可能性。這種對死後世界的幻想也說明了為何人類是極少數懂得自殺的生物之一。

話雖如此，對絕大多數人而言，死亡畢竟亦非真正的解決之道。巴代伊本人也意識到，死亡帶來嶄新經驗的同時，也剝奪了我們體驗此經驗的機會。「死亡時，被賦予給我們的也同時被奪走」。因此，我們唯有退而求其次「從死亡的感覺中尋找」；也就是說，透過對死亡的模擬、再現，希冀能接近此一經驗之極致：

我們向死亡深淵趨近，但並不想掉下去。……真正的喜悅唯有來自瀕臨死亡的快感。但死亡卻會扼殺喜悅。……我們如果要享受歡愉，必須避開死亡。因此只有透過文學與獻祭等虛擬死亡的方式，方能滿足我們。……我們並非要逃避死亡；相反的，我們要盯著死亡，並正面凝視它，這是我們唯一可以做的。

此一「盯著死亡，並正面凝視它」的慾望說明了為何死亡在巴代伊人生與其作品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巴代伊一生對死亡有著特殊的迷戀。「我的死亡像個猥褻、恐怖卻令人渴望的把戲，經常縈繞在我心頭。」1936年巴代伊曾以「無頭的人」（*Acépahale*）之名成立一個強調獻祭的宗教性秘密社團。盛傳巴代伊原欲以活人作犧牲，後來因故才作罷。

除了死亡能消除所有隔閡之外，另一個可以突破個人孤獨、封閉結構的具體有效途徑便是透過性交。巴代伊指出，性交的作用在於「破壞參與者在正常生活中的封閉結構」：

關鍵的行為是脫光衣服。裸體與封閉狀態，也就是說，與不連貫的生命，形成對立。赤裸狀態是溝通的狀態，顯示出個人超脫自我侷限、追尋生命連貫的可能性。身體透過那些給人猥褻感覺的秘密管道向連貫的狀態開放。猥褻意謂著原先慣於擁有自我、擁有持續明



確個體的狀態被打亂後所引起的侷促不安。

死亡與性這兩種溝通途徑，在巴代伊思想體系中關係密切。他一再提醒我們生物繁殖與死亡緊緊相扣的事實。某些生物在繁衍交媾時喪命只是其中極端的例子。他也一再強調性行為本身與死亡的相似性。「愛的極致衝動是死亡的衝動。」伴隨性高潮而來的失控令人聯想到死亡；這種看法與十八世紀法國浪蕩主義者（libertin）習慣稱呼性高潮為「小死」（la petite mort）不謀而合。同樣地，死亡的念頭也在性歡中扮演一定角色。對巴代伊而言，人類性行為不但巧妙地結合了生（繁殖）與死（性高潮被視為小死）這對相生相剋的怨偶，情色更是人類存在中許多看似矛盾，實則不斷辯證，甚至相依相存現象——生與死、禁忌與踰越、世俗與神聖——的最佳註腳。

一般人視暴力為畏途，但巴代伊探討性與死亡時，暴力卻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現代社會中，性、暴力、死亡三者即使不再是禁忌，至少被視為應該避免的負面現象。但避開視線、視而不見並不表示不存在。對於以正視存在所有一切為己志的巴代伊而言，性、暴力、與死亡關係之親密甚至已達到「三位一體」的地步。根據他對人類衍化過程的觀察，原始人類在從動物進化到人類時，有三項進化特徵：一、開始懂得工作，二、對死亡產生意識，三、對性行為有了禁忌。人類為了生存必須勞動工作，但性與死亡顯然會阻礙日常工作的進行，因此性與死亡被視為妨害工作的兩大暴力。為了不讓暴力干擾日常工作的進行，因而產生了禁忌。「禁忌的基本對象是暴力。」死亡與性因而逐漸成了禁忌的對象。禁忌的對象與形式也許會因時、地不同而有所變化，但「不論是牽涉到死亡或性，它所瞄準的目標永遠是暴力、那令人畏懼卻也令人著迷的暴力。」

在巴代伊眼中，死亡與性本身就是破壞工作與正常生活的暴力。其中，死亡是最大的暴力，而情色的場域也是暴力的場域：

如果沒有了侵犯、甚至暴力這些構成情色的成分，情色活動就很難達到十足的效果。……情色總是意味著既成模式的瓦解……：我們這些個別、不連貫秩序所組成的、有規則的社會生活模式。

簡言之，巴代伊的情色在不同場域中容或有其不同面貌，但大抵皆有一共同特色：情色之存在源於其對現有禁忌之踰越。「情色只包括違規的部分。」

「情色只能辯證地加以思索。」沒有了禁忌，我們感受不到踰越禁忌時所帶來的焦慮與愉悅，也無法體會偷嘗禁果所帶來的特殊況味。巴代伊所揭櫫的異質學所要強調的是主流霸權論述所排斥、無法掌控的異質雜音。這些雜音異質流動不定，隨著主流論述的遞嬗而變化。情色的禁忌 / 踰越辯證關係亦當作如是觀。巴代伊的情色並非一客觀存在的東西，其特質在於隨著禁忌之不同而有不同之踰越舉動。換言之，情色是永遠不會被主流論述收編，永遠被摒棄在規範之外，不斷踰越禁忌的異質、雜音。

生活在所謂文明社會的我們，無可避免地已經 (*toujours déjà*) 成為社會化的產物，身上被烙印上各式各樣的規範符碼。無可諱言，面對性、暴力、死亡可怕而誘人的真相，大多數人寧可選擇避開眼光，也不願或無法睜眼直視。「但這些令我們驚悚顫慄的對象猶如太陽一般，即使我們將自己脆弱的眼睛避開其眩目的光芒，仍不改其光輝燦爛。」對巴代伊這類視人生為作品的創作者而言，面對人類無法踰越的存在困境，人們不應消極地坐以待斃，反而應該積極地善加利用當下、突破各種禁忌、追求開創「無限可能」的經驗。

誠如巴代伊在《情色論》〈結語〉中所言，對那些無法逃避自己、以熱情擁抱生命的人而言，情色所代表的是最個人、也是最普遍的問題，可說是「問題中的問題」。同時，一如暴力與死亡，情色無言而孤寂。如今，巴代伊已公然將情色搬至檯面，逼得我們正視面對。不過他只點出了問題的核心，他並未、也無法提供我們答案。我們身為情色動物，面對此一切身問題，當然還是可以選擇逃避。但是如果我們不想繼續鴛鴦，如果我們想真正面對存在的一切，這本《情色論》倒是提供我們一個面對本我真實面目、正視我們存在核心的絕佳契機。